

抗戰期中的杜月笙(二)

萬墨林

蘇浙別働隊英勇抗日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九日，日軍陸續增援的第三、第五、第九師團，集中全力，對上海展開全線攻擊，國軍因長期抗戰全盤戰略關係，開始轉進，歷時兩個多月的滬滬近郊戰事，至此告一段落。

這時，杜月笙先生協助戴笠將軍一手組成，由杜先生的學生子作爲主力的蘇浙別働隊一、二、三支隊，開始從事阻擋日軍精銳猛烈來犯的激戰，九日正午，國軍大隊業已全部後撤，第五十五師只留下一個張旅，守南市的部隊除了這一旅人外，便是陶一珊、朱學範倉卒成軍的兩個支隊，他們抱必死的決心，利用熟悉的地形，和如潮湧來的日軍逐屋作戰，這些清洪幫弟兄和大批勞工們組成的義勇軍，居然阻遏了日軍猛攻，歷時三天之久，誓死不退，前仆後繼，真是抗戰史上的一項奇蹟。在連續三日鏖戰之中，敵機和重砲從早到晚，連番猛轟，整日硝煙彈雨，烈焰騰空，將人烟稠密、市廛繁盛的南市，所有房屋幾乎夷爲一片平地。

蘇浙別働隊抗日之戰連續進行三天，使大隊國軍從容撤退，解除敵軍叩尾直追的威脅，保全了作戰實力，以及許多彈藥輜重，五十五師張旅和蘇浙別働隊因此立下了大功。戴笠將軍的一着閑棋，誰也不會想到，竟然發生如此重大的作用。

第三、五支隊共有五千弟兄，由陶一珊任總指揮，作戰最烈時期，戴先生派偵謀組長周偉龍，買了叁萬多個麵包，派人冒着炮火送到南市，供作緊急食糧，五千弟兄便以麵包充飢，繼續作戰。隨後戴將軍又派人送來兩百多幅國旗，力戰不屈的孤軍將這些國旗全部懸起，表示他們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

在華格臬路杜公館，杜月笙先生和他的家人朋友，登樓眺望，見到南市浦東濃烟處處，彈道交織成密集的火網，杜月笙先生一向視他的學生子們有如家人骨肉，那三天裏面他焦灼徬徨，目不交睫，紅絲佈滿了兩眼，他不斷的眺望南市浦東，不斷的派人前去打聽消息。當他聽說敵軍攻勢越來越凌厲，南市守軍情勢危急，他便愁眉苦臉的在客廳裏往返踱躑，急如熱鍋螞蟻。

杜先生的陳氏太太，杜維藩、杜美如兄弟姊妹，以及一些親戚朋友，都守在客廳裏，闐無聲息，陪着杜先生在乾着急。華格臬路杜公館的氣氛，緊張得幾乎凝結。這時候我移步杜先生身旁，悄聲的說：

「京士兄的太太來了。」

杜先生立刻吩咐：

「快請。」

陸京士太太滿面憂惶的走了進來，杜先生忙步過去迎接，他不讓陸太太說話，當着自己的妻子兒女、朋友傭人，杜先生斬釘截鐵的說：

「陸家嫂，妳放心，我杜某人的兒子可以犧牲，但是我決不會犧牲京士這種人才的。」

陸太太深心感動，她噙住兩泡眼淚，嗚咽啞泣的說：

「杜先生，謝謝你。杜先生這麼講了，叫我還有什麼話說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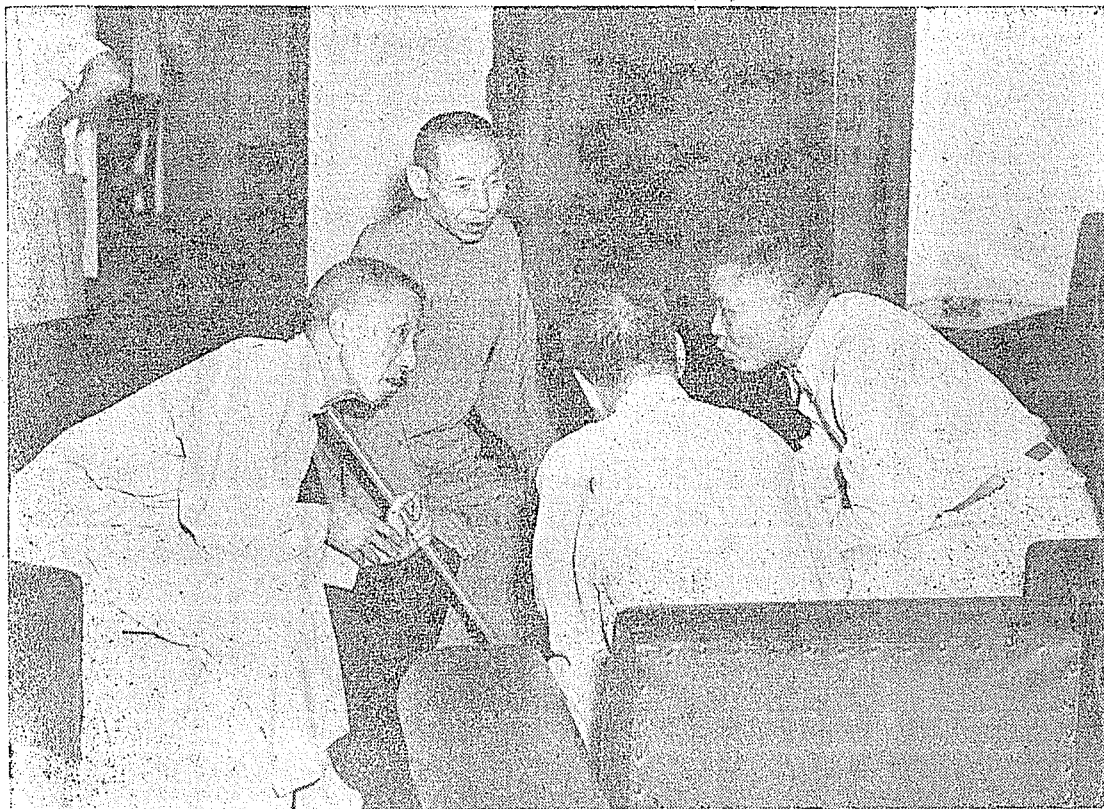
於是杜先生咬咬嘴唇，沉思半晌，然後在—廳肅然中，他彷彿下定了決心，轉過頭來，交代我說：

「我要跟戴先生通電話，你去聯絡一下。」在電話裏，戴先生同意了杜先生的建議，南市一戰，任務全部達成，再打下去，蘇浙別働隊唯有全部犧牲，爲了保全實力，繼續從事游擊，戴先生決定撤退南市守軍，化整爲零，一部份由杜先生設法，進入租界，一部份轉進浦東，另行編組游擊隊伍。當時，戴先生放下了聽筒，立刻親筆寫好一道命令：

「蘇浙別働隊應即放棄陣地，向法租界撤退。」

這一道命令，由戴先生面交宋子文，宋子文迅即送交杜先生。杜先生得了撤退命令在手，馬上就派人送到南市十六舖招商局碼頭蘇浙別働隊的指揮部。此時，杜先生忙碌緊張，親自和法捕房連絡，南市的中國軍隊退入租界，請予便利協助，法國總領事說：

「杜先生的意思我們可以照辦，不過，退下來的軍隊，必需按照國際公法的規定，全部解除武裝。」



時作工日抗後敵海上援支商研等(右)北管楊(左)之新錢與(中)生先笙月杜

。影留

杜先生
的答覆是——

「那當
然。」

不過杜
先生還是難
以放心，於

是他飛符召
將，派出大
批人馬，佈

置在法租界
鄰近南市的

沿線，命他
們接應，照

料撤退過來
的弟兄。另

一方面，又
有消息報來

，陸京士在
浦東指揮作

戰，無法突
破敵軍的包

圍，杜先生
一聽又着了

急，尤其京
士兄的太太
關懷夫婿，
一疊聲的：
「怎麼辦呢
？」杜先生
只好勉作笑
容安慰她說
：「陸家

嫂，你不必着急，你看我自有辦法，把京士接出
來。」

想什麼辦法呢？杜先生一口氣派出兩支小火
輪，冒着槍林彈雨，駛往浦東美孚油棧碼頭，叫
小火輪上的人，一定要設法接出陸京士。杜先生
硬起心腸下了一道嚴厲的命令：
「如果不把陸京士接出來，你們也就不必回
來了。」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在南市作
戰的蘇浙別動隊，紛紛奔向法租界，通衢要道、
各個路口，都有法國兵和大批巡捕駐守。杜先生
派去的兄弟就站在他們後頭，每跑過來一個，解
下槍枝子彈，交給法國兵或巡捕，便算恢復自由
之身，杜先生的弟兄們立刻迎上去，解衣推食，
殷勤慰問，還有聞訊起來的家屬親友，呼爹喊子，
尋尋覓覓。撤退過來的弟兄雖然打了三天三夜
仗，却是一個個精神抖擻，神采飛揚，他們儘在
訴說打東洋鬼子的經過，他們很亢奮，很振作，
因為他們已經經過一生之中最壯闊的一幕。

杜公館全體友好焦急緊張，一直守候到傍晚
時分，由外入內，一路發出歡呼：
「京士兄回來了！」

杜先生聞聲大喜，快步出迎，陸太太和大批
親友跟在他後頭，陸京士兄滿面風霜，精神還好，
他帶了兩名親信衛士，身挾兩支短槍，準備冒
死衝鋒，突圍而出，在碼頭上正好遇見杜先生派
來迎接的小火輪。於是他們登輪出發，沿黃浦江
而行，順利抵達外灘洋商碼頭，然後換乘汽車先
到杜公館。

蘇浙別動隊的五個支隊，何行健、陸京士的
一、二支隊開赴浦東，他們在浦東建立了游擊基
地，往後抗戰八年，他們不斷的與敵週旋。朱學
範的三支隊，一部份撤回租界，後來成爲地下工作
者，一部份由俞作柏率領輾轉退到了安徽。唯有
戴笠將軍所部改編的第四支隊，遭遇最爲悲壯慘

烈，他們那一支隊在上海撤守初期，奉令由滬西挺進蘇州河北岸，佔領戰場要點，死守不退，掩護國軍向蘇州河南岸轉進。他們深入敵軍腹地，孤立無援，雖曾力阻敵軍陣前強渡，擊斃敵軍無數，但是他們在任務達成以後，兩千多英勇的青年，竟然全部壯烈犧牲成仁。

第五支隊則跟二、三支隊一樣，化整為零，轉入地下，從此不斷的與日軍戰鬥，直到抗戰勝利。

離開上海前往香港

十一月初某一晚間，大家用過了晚餐，杜先生華格桌路古董間裏，只剩下杜先生、陸京士、朱學範、徐采丞和我五個人。

氣氛肅穆，神情凝重，便是當時情景的寫照。五人密商，由杜先生先開口，他提出的議案是究竟走不走？——如何走？

陸京士搶先發了言：

「先生所說的問題，我以為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怎麼走？」

「當然，」朱學範立刻起而附和：「先生提了如何走，實際上也就不會考慮走不走。」

「談到怎麼走，我有三點意見。」陸京士緊接着說：「第一，非走不可；第二，大家先把皮包準備好，放在手邊，以便隨時走；第三，要等到最穩妥有利的時機，才可以動身。」

杜先生告訴我們一段秘密：當時，日本人千方百計，要把杜月笙留在上海，國軍撤退的第二天，日方便派一位杜先生的朋友，告訴杜先生說：

「今天日本軍方要我轉告杜先生兩件事情，第一，東洋人佔領高橋以後，將派一隊憲兵，去保護杜家祠，禁止閑雜人等前去騷擾。」

杜先生說，他曾報以一聲冷笑，說道：

「依我看，這是他們的誘擒之計，他們以為

杜月笙要離開上海，一定會去拜祠堂，祭告祖宗，趁此機會，正好把我捉牢。」

來人付之一笑，又說：

「第二件事，跡近威脅，據日本軍官說：沿江一帶，日本軍方業已佈置重兵，嚴密防止杜先生等出境，十六舖和楊樹浦兩邊都有大隊日兵把守，我看他的意思說，如果杜先生從租界碼頭上船，必要的時候，他們不惜闖入租界，也得阻攔。」

杜先生眉頭一皺，說道：

「這麼說起來，東洋人是決心要把我杜某人困在黃浦灘了。」

來人還是望着他笑，深深的點頭，移時，又說：

「東洋人已經開好一張名單，要在下月份成立『上海市民協會』，內定杜先生擔任會長，委員有王曉籟、陸伯鴻、榮宗敬、姚慕蓮、顧馨一、尤菊蓀等等……。」

「好歹叫東洋人死了這顆心，」杜先生輕輕的一拍桌沿說：「至低限度，王得天（曉籟）早就上了船，此刻只怕已經到達香港了。」

說客知難而退，走了。我們四個人聽杜先生詳細說完這一幕，陸京士兄插嘴問道：

「先生大概都問過了，到底還有那些人，準備撤出黃浦灘？」

於是，杜先生將他多日以來，一一勸駕或試探的結果，屈指數來：

「金榮哥說他年歲大了，吃不來風霜雨露之苦。隔壁頭走火入魔，即使我們動身也還要瞞住他點。廷蓀哥有點遲疑不決，他決意留下來看看風色。」

朱學範隨即問道：

「顧先生他們幾位呢？」

提起顧嘉棠，杜先生得意洋洋的說：

「顧嘉棠、葉焯山他們倒是很難得，他們寧願放棄在上海的事業和財產，決定跟我到天涯海角。」

陸、朱、徐三人讚嘆了一番。杜先生向徐采丞微微的笑，意味深長的說道：

「依你看，東洋人派重兵扼守楊樹浦和十六舖，監視租界碼頭，他們的目的，恐怕並非在我杜某人一個子身上吧？」

徐采丞也笑了，他坦率的答道：

「自然囉，租界裏還有不少大好佬不會走，譬如說宋子文、俞鴻鈞、錢新之、胡筆江、徐新六等等，假使能够生擒活捉，影佐的功勞將不在小啊。」

杜先生聽後，哈哈大笑，寬慰大家說：

「你們不必為我操心了，還有這麼多要人在上海，逃離虎口，戴先生他們一定有穩當妥善的萬全之策。」說到這裏，頓一頓，眼睛望望陸、朱二人，問道：「現在的問題，就在你們兩個了，京士、學範，你們打算怎麼個走法。」

陸京士答道：

「我早已決定了，先到寧波，再從浙贛鐵路去長沙，轉漢口。學範決定直接到香港。」

「很好。」杜先生點頭說：「時候不早，你們還是各自回去準備。中央政府遷川，我往後必定會到重慶去的。今日就此分別，把晤之期，相信不會太遠。」

最穩妥有利的時機，一直等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晚間，宋子文一個電話打到杜公館，簡單明瞭，他通知杜先生說：

「船票買好，法國的『阿拉密斯』號，停在法租界碼頭，明天晚上上船。」

當日，杜公館家人親信議論紛紛，唯恐日本人派兵，或是密遣便衣，規持攔阻，因此，有人建議杜先生化裝了再溜上船去；有人主張多派弟兄，沿途佈置，遇有緊急狀況，拚死保護，突圍登輪；又有人要借重捕房和英法軍隊的力量，請

他們在杜先生登輪前後，派隊戍守，宣佈戒嚴。

「算了罷。」杜先生却一揮右手，不耐煩的說：「我杜某人一不化裝，二不要保護，到了時候，我一個人走。至於戒嚴，頂好請你們戒戒隔壁頭的嚴，現在只要張大帥（嘯林）聽見你們哇哩哇啦的喊，那我才真的走不成咧。」

嚇得衆人不敢言語了。於是杜先生先和妻子兒女，道過了別，略作陸續赴港的安排，臨到最後，杜先生才說出他的苦衷：

「明天我走，上船前後難免要冒三分險，所以我誰也不帶。」

第二天行前，又約見了我和黃國棟，杜先生問黃國棟：

「你算清楚了沒有？我的負債額一共是多少？」

「老早算好了，只是爺叔一遲忙，不曾問起。」黃國棟報了一筆數目，人欠人兩抵，杜先生的虧空，數逾兩百萬大洋。

我正暗地裏一吐舌頭，却不料被杜先生一眼瞥見，當時他帶笑的問：

「這筆數目很大啊？」

我回答道：

「當然囉，爺叔，兩百多萬咧！」

於是杜先生出人意外的揚聲大笑，他站起來，一拍我的肩，朗聲的說：

「墨林，你不必擔心。你看好了，這趟我出門，到抗戰勝利了回來，最多換掉一隻金痰盂，就可以把這兩百多萬的債還清。」

杜先生的親友，將杜先生的這幾句話，私下頻頻討論，大家都弄不懂，他怎麼會有先知之明，杜先生終其一生，既乏經濟眼光，也無價值觀念。可是他這一次作個預言，八年之後果真兌現，抗戰八年，勝利復員，幣值一貶再貶，勝利後偽幣兌法幣是兩千對一，旋不久改金圓券，杜月笙還清八年前兩百餘萬巨額債務，拿金圓券折算

，真是輕而易舉。

當時，他再問我一句：

「墨林，這些天來，我陸陸續續關照你的事情，你都記牢了沒有？」

「記牢了，爺叔。」

「那麼我就不必再說一遍了。」杜先生寬慰的笑笑，又道：「還有許多我一時想不起來，不會關照你的事件，我也不必多提，總而言之，我在上海的時候，一切事體應該怎麼辦，我不說，你也曉得，我離開了上海，不妨照舊辦理便是。」

「曉得啦，爺叔。」

十一月廿六日晚，杜先生輕裝簡從，微服成行，他只帶一名隨身僕役，一部汽車開到法租界碼頭，一路順利無阻。「阿拉密斯」號法國客輪燈光燦燦，倒映在黃浦江心，像有無數銀蛇亂閃亂竄。

杜先生平安無事，上了法國豪華郵船，洋茶房鞠躬如也，導引杜先生到大餐間，燈光熒熒，暗香浮動，正中一張大圓桌，環坐一羣高冠峨服、雍容華貴的中國大佬，他們之間有人偶一回頭，看見杜先生翩然駕到，於是欣喜萬分的發出一聲歡呼：

「好啊，杜先生來了！」

杜先生一眼望去，宋子文、錢新之、胡筆江、徐新六、……都是極熟極要好的朋友，於是一握手寒暄，謙讓入座。一羣老友雖然還未曾逃離虎口，却是興緻很高，不歇的在歡聲談笑。

一會兒，又由杜先生領頭發出一陣歡呼，大餐間裏更熱鬧了，上海市長俞鴻鈞先生也及時趕到「阿拉密斯」號船上。

正當法國郵輪大餐間裏的中國大佬們分別歸房就寢，成千上萬的日本「皇軍」，正荷槍實彈在十六舖、楊樹浦，沿黃浦江兩岸緊密佈崗，虎視眈眈，準備隨時截攔劫持中國留在租界的那幾

位大佬，可是日軍徒勞無功，非常失望。翌晨「阿拉密斯」號啓碇，萬千「皇軍」也只好眼睜睜的望着法國郵船徐徐通過黃浦江遠離吳淞口，駛入萬頃煙波、浩瀚無際的中國東海，直航香港。

有那麼多要好朋友同船南航，杜先生香港之行的旅途愉快，自是可想，一行人談談說說，把十一月二十六日之夜，上船前的恐懼緊張情況，暫且遺忘。

抵港之初，杜先生約錢新之為伴同住九龍半島飯店。真正是「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

杜先生平時的習慣，夜裏一個人睡不着覺，房裏沒有夫人，也得有個男伴，否則他便在風吹草動之時，疑神疑鬼，嚇得輾轉反側，無法入寐。又有一個怪毛病，夜夜要別人爲他捶背捶腿，一直要捶到他闔眼睡去，方始可以歇手，然後悄然退出。在家中，凡此毛病再多些也無所謂。可是杜先生到了香港，正是「十日所視，十手所指」，人人都在用好奇的目光，密切注視。於是，杜先生的生活起居，飲食情形，經茶房繪聲繪影的一說，立刻便在香港的茶樓酒肆，引爲笑談。

除了語言不通，食住不安，環境太不習慣，杜先生乍到香港，勞心焦思，困擾還多。日本在

上海的三員主將，滬戰統帥永野修身，陸軍指揮官松井石根大將，和特務機關長川本大作，乃至奔走各地的日本大本營情報部長土肥原賢二，這一批「不可一世」的日本軍要，當滬戰爆發前夕，便威脅利誘，千方百計圖使杜先生留在上海，幫他們統治在上海的五百萬市民。上海陷落以後，他們便派遣密諜，佈置重兵，準備在必要時將逃離上海的杜先生加以劫持，準在上海的主將，以爲佈下了天羅地網，決不容許杜先生插翅飛去。然而，杜先生却偏偏在日軍警衛森嚴、如臨大敵時，跟往常一樣，帶了一名隨從，自華格桌路登車出門。當時，在杜公館附近守候偵伺的日

本特務，都以爲杜先生跟往常一樣，驅車回蒲石路十八層樓公寓安歇，那想到杜先生的汽車繞過十八層樓，轉一個彎，便到了法界碼頭坐進阿拉密斯號的大餐間。

宋子文、俞鴻鈞、杜先生等全部安然離滬的消息，送到了日本軍部，永野、松井、川本等人腦羞成怒，他們重責各級特務，同時決定對杜先生的相關人物，施以嚴厲報復。

因此，杜先生離了上海，抵達香港，反而和日本軍方展開明爭暗鬥，此一鬥爭由於杜先生人在海外，難以遙控局勢，再加上杜門中人一時的疏忽大意，一開頭時頗爲吃虧。中滙銀行和恆社日寇偵騎密佈，每天都有幾位杜門中人無緣無故，被日本便衣綁架到特務機關部，嚴刑拷打，百般凌辱，有不少人死去活來，或則成了殘廢，或則奄奄一息，不知下落。

杜先生人在香港，鞭長莫及，每天都聽到這種噩耗，使他情急落淚，廢寢忘食，他擔心家人親友的安全，更爲無辜被拘者傷心難過，成天到晚，他儘在跌足歎歎太息說：

「我累了他們！我害苦了他們！」

上海人懷念杜先生

此時杜先生特別振作精神，諸多策畫，想盡方法，援救陷身黑暗世界的家人親友出來。首先他命令留在上海的學生門人，把家小護送前往香港，但是杜先生家庭之中意見很多，除了孫氏夫人帶了維屏、維新兩個兒子，因爲留學，早已去了英國。他的嫡妻沈月仙阿芙蓉癖已深，根本不願意出遠門，後來說是陳氏夫人也想想看看風色，暫時不走。凡此問題倘若杜先生人在上海，只要一發大鳴，幾句責罵立刻可以解決，但是「君」在外，閩中有所自由，杜先生在香港急得再跳脚都沒有用，他望眼欲穿，等了許多天，姍姍而來的只有姚玉蘭，外加長子杜維藩、長女杜美如，

以及幾個小兒女。

恆社中人，多半棄家離產，前往後方，投身抗戰陣營，但是留在上海的，也不在少，頭一樁，因爲上海是一處重要工作基地，杜先生不能把恆社中人全部撤離，否則的話，將來的滬上地下工作，刀光劍影，神出鬼沒，便那來的那許多好戲可看？

上海是一個光怪陸離、無奇不有的大都市，尤其租界地區，由於洋人統治，扞格難入，他們唯一的武力——巡捕，又被幫會人士，多年壟斷把持，清洪幫勢力之大，莫可禦京。待三大亨崛起滬濱，杜先生一枝獨秀，他治青紅兩幫於一爐，「白相人」脫穎而出，所有租界居民的衣食住行，都跟杜先生息息相關，租界裏出了重大的案件，儘管外國人鷄毛令箭一道道的下，破與不破，巡捕房要先看看杜公館的風色，天大的事情，天大的糾紛，外國人拉砲來轟都沒有用，只消有「老朋友軋脚」（白相人挺身干預），便憑杜先生的「言語一句」，兩造撞拳擄袖，撚槍弄棒，即令在性命相搏的當兒，只要旁邊有人輕輕的提一聲：「杜先生關照你識相點啊」，再狠些的人，立刻便俯首貼耳，乖乖的不敢動彈，息爭而去。

因此，多年以來，十里洋場的上海，簡直就是杜先生的天下，自從杜先生「棄慈」從善，洗心革面，十里洋場的達官巨賈、升斗小民，人人都把杜先生視爲生存的憑藉、安定的力量。杜先生在華格桌路，鷄鳴狗盜騙徒宵小，爲非作歹都得有個限度；杜先生要廣結善緣，他們便不能不「盜亦有道」。

在這種情形之下，杜先生一離開了上海，清洪中人、地痞癩三，反倒解脫了桎梏，打開來枷鎖，他們無拘無束，一湧而出，將人煙稠密堪稱世界第一的租界，鬧得雞犬不寧、天翻地覆。搶案、竊案、暗殺案，各色各樣的罪行，層出不窮

，直線上升，鬧得上海人無法安居樂業，捕房中人，一個個亂了手腳。

舉一個例，早年沒有化糞池，上海租界住戶的排泄物，全靠挑着「黃金汁」擔子的糞夫，按時按刻，前來清除。否則一個拖延，立即糞滿爲患，全家大亂。這些糞夫的營生雖髒雖臭，却是收入相當可觀，因爲他們作的是沒本錢的買賣，反倒可以兩面進賬，家家戶戶，每月要付他們一個數目，作爲酬勞；糞車到了鄉下去，又可當作肥料賣給農家。因此幹這一行的，反而成了熱門，經常都有人在爭相角逐。

爲了爭奪這一門好生意，自從上海開埠以來，不知道打過多少次架，流過多少次血，鬧得租界居民，「三個和尚沒水吃」，經常有大糞出不了大門之苦。於是，在無數次羣毆械鬥之餘，有人結幫，有人拔刀相助，羣「雄」角逐的最後結果，乃有一位最強最狠的脫穎而出，成爲全體糞夫的头目。

這位頭目，上海人雖以嘉名，叫做「糞頭腦」。糞頭腦手下有無數糞夫，聽他的命令，受他的指揮，所有收入，都得按月提成，孝敬他老人家，因此，沒有一個糞頭腦不是勢力龐大，面團團爲滬上的鉅富。同時由於好處太多了，必須尋求自保，所以糞頭腦也玩上了「萬世一系」，夫妻父子，代代相傳。

法租界的糞頭腦，是大名鼎鼎的范開泰。他之當「權」得道，爲時很早。范開泰的妻子是黃浦灘上天字第一號女白相人史金秀。史金秀藉了糞幫的勢力，再加上她頭腦靈活，敢作敢爲，在白相人地界，人人都要尊稱她一聲：「范家大姆媽」。

史金秀和杜先生是同時出道的人物，打天下的時候，彼此關照，成了通家交好。後來杜先生當了法租界的家，史金秀上有杜先生的照應，下有成千上百糞夫的効忠，她在法租界，也成了不

可一世、睥睨一切的名雖。

二十六年冬天，杜先生辭離虎口，逃難到了香港，法租界的事，他只好擱下不管，於是自他走後，羣「雄」競起，為所欲為，把法租界鬧成一個沒有王法，毫無秩序的混亂世界。這時候，早已垂涎范家獨霸業三十餘年的一般有志之士，看范家靠山移走，後台已拆，正好趁此機會下手。

法租界自開埠以來，「糞界唯有力者居之」，大力人士，於是先向范開泰施以恫嚇，「六十年風水輪流轉」；「好飯不能一家子吃光」，他們逼迫小范，將糞頭腦一席自動讓出。

范開泰苦於杜先生已走，無處求救，他被迫無奈，已經打算將金飯碗雙手奉送，圖個平安無事，照樣過他的小開生涯。然而，事為衆糞夫所知，由於「一朝天子一朝臣」，唯恐新頭腦來，自家的飯碗要敲破哉！利之所在，不容袖手旁觀，於是他們揚言保護舊主，誰想插足，誓以武力對付。

那一邊，大力人士欣逢良機，志在必得，當然要調兵遣將，與糞夫們決一死戰，他們一面百計杯葛，阻止糞夫進入租界，一面派出打手，四出毆擊糞夫，如此這般，使得黃浦灘上中日大戰方休，里開街堂的糞戰又起，一連多日，糞杓子扁担對小刀斧頭，打得好不熱鬧。

糞夫被攔住了不能進租界，又忙於聚眾械鬥，四下應敵，租界居民便手足失措，大叫「性命交關」，糞夫不上門，大糞無法清除，三五天不積，全租界都是臭味撲鼻。中日大戰租界居民儘可以爬到屋頂上去看熱鬧，糞戰時期他們根本無處可逃，這下子家家戶戶天下大亂，急得團團轉，大街小巷，怨聲載道，到這時候人人都懷念起杜先生來了。

「杜先生不走，阿會有格種事體吧？」
由這一件小事，可以窺知杜先生在上海大眾

社會中，關係之重要，影響之大。同時杜先生離開上海，也讓日本人頭痛頭痛。

任賑濟會常務委員

民國二十七年元月二十日，駐日大使許世英奉召下旗歸國，道經香港和杜月笙先生見了面，告訴杜先生說：

「我即日赴漢口，大戰爆發，賑濟工作千頭萬緒，今後我將專任賑濟委員會的工作，救濟災民。月笙兄我希望你能幫我的忙。」

杜先生聽罷答道：

「靜老（許世英字靜仁），這有什麼問題，還需要勞煩您老鄭重其事的提出嗎？」

許世英接着說：「這話是該鄭重其事的，我所謂的幫忙，是要你到賑濟委員會擔任一份工作。」

杜先生不由一愕，他急問：

「靜老，你是要挑我做官？」

許世英曉得杜先生有「決不做官」的論調，杜先生曾私下向他的親密朋友說過：「你們不要看許多大好佬們，都跟我稱兄道弟，要好得很，以為我想做官是很容易的了。殊不知，他們是在拿我當做夜壺，用過之後，就要火速藏到牀底下。」因此，許世英不得不向杜先生解釋：

「我之所以這樣想，因為這是全民抗戰，人人有責，人人相關。同時賑濟工作多少帶點慈善事業的性質，它不過是政府的一個機構，在賑濟委員會辦事，也未必就能算是做官。」

杜先生礙於情面，推辭不得。許世英旋即遣赴漢口，晉謁中樞首要，為杜先生謀到一個官職：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港澳救濟區特派委員。

杜先生奉派担任救濟工作後，由北而南，救濟了不少淪陷敵區的名公巨卿、達官聞人，連息影津門的前清兩廣總督張鳴岐，都由於獲致杜先生的濟助，得除凍餒之苦，保全晚節，不曾失

當了漢奸。張鳴岐對於杜先生雪中送炭，由衷感激，他特意集杜詩兩句，親筆寫好一副楹聯，託人帶到香港送給杜先生，聯云：

老夫生平好奇古；

使君意氣凌雲霄。

杜先生到香港後，原在上海的人馬一撥撥來，場面漸漸打開，開旅館長住房間，決非長久之計，杜先生便派人找房子，於是香港杜公館便設立於九龍柯士甸道一一三號到一一五號，雙開間門面，樓凡三層，恰與上海華格泉路杜公館相埒。

當時杜先生擔任的兩項職務是每天都有事情做的，一是「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會長王正廷，時在非律賓，一切業務，杜先生交給得意門生「紅十字會」秘書郭蘭馨代拆代行，郭蘭馨在杜公館三樓右首要一個房間，長駐治公。另一個職務是「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主管第九區的賑濟工作，日常行政事務，杜先生派另一得意門生林嘯谷負責主持，林嘯谷在樓下也要了一間房，每天前來辦事。因此，柯士甸道一一三——一五號杜公館又設了「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和「賑濟委員會」兩個機關。

賑濟委員會的對面，住的是芮慶榮和吳家元，後來葉焯山到了，芮慶榮的家眷不旋踵也趕來，他搬到德承街去自立門戶，他的那間房便移交給葉焯山，——葉焯山在當時算打光桿，這位百發百中的神槍將，他一直在香港替杜先生把頭一道關。顧嘉棠跟芮慶榮兩個，住是住在外頭，每天中午以前，一定會照往先早年的老規矩，準時準刻，到杜公館來向杜先生報到，商討大事。

杜先生在香港因為負有重大任務，必須借重吳家元的關係。吳家元做過青島鹽務督辦，曾是張足宗昌的門下客，跟過氣的北洋要人都很熟。除此

之外，日本在華三大特務機關「松、竹、梅」之一，「松」機關的主持人和知應二手下有兩名爪牙，何益三和李擇一，跟吳家元一是好友一是夥伴，因此吳家元可以自由出入華北淪陷區，完成杜先生所付的使命。

南京失陷，日本亟欲結束戰爭，他們授意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向我國提出議和條件，結果是日人議和條件被蔣委員長斷然拒絕。於是日方腦羞成怒，二十七年元月十六日由內閣總理近衛文麿發表聲明：

「日本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期望真能與日本提攜之『新政府』成立且發展，而擬與此『新政府』調整兩國國交。」

日方於是更致力於製造漢奸傀儡政權，以貫徹其「以華滅華」的政治陰謀，是為軍事進攻以外的另一毒辣險惡攻勢，我國自須運用一切力量，



杜月笙先生的好友，抗日英雄王新衡先生早期的照相。

加以對抗。二十七年初，杜先生經國民政府明令發表為「賑濟委員會第九區特派員」，戴笠將軍更撥給杜先生一筆經費，要他多方設法，派人去把日方利用的「漢奸」對象，分佈於平津京滬一帶做寓公的北洋皖系人物，一一接到自由地區。

居間供應嘉惠四方

杜先生的此一使命，非常艱鉅，因為皖系政客，段祺瑞手底下的人物，多半親日。日方操縱漢奸組閣其榜上有名，跟日本人沒有公誼，便有私交，而且交情還來得個好，民國九年七月十四日爆發的直皖之戰，吳佩孚把段祺瑞的皖系大軍打敗，那艘皖系要人，無路可逃，進東交民巷和六國飯店，英美法等各國領事開會決定拒絕庇護和容納，唯有日本使館加以收容並協助潛逃脫險，這一股人投閑置散了十多年，官廳又相當的大，政府有意營救他們南下，他們是否願意，却是大有問題。

杜先生亟欲對於中央和抗戰

大業有所表現，因此他派吳家元和李擇一，還有「松」機關中的朋友朱秀峯與陳爾，穿梭不停的往來於港滬、港津道上，分別拜訪，再三致意，拍胸保證，秘密安排，居然在敵偽特務嚴密監視搜查之下，讓他從虎陷中搶救出來大部份列名漢奸榜的偽朝新貴，使日方費盡心血，威逼利誘擺出來的偽政府「官員」，祇剩下「拉角」拉得台柱盡拆，祇剩下小貓三隻兩隻。在這一段時期，經杜先生接出來的日方目標，有段祺瑞的司法總長章士釗、交通

總長曾毓雋、財政總長賀德霖、外交總長顏惠慶、陸軍總長吳光新、臨時參政院副議長湯漪，這許多顯赫一時的北洋皖系大大佬，抵達香港之初，大都住在杜先生家裏，詩酒留連，日夕盤桓，再加上半個東道主，曾經當過段祺瑞任臨時執政時的國務總理許世英，內閣十大閣員到了六、七個，香港杜公館開出一桌飯，儼然是段祺瑞內閣復活了。

杜先生拉角拆台，使日本人積極籌備的漢奸傀儡大為狼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開鑼於北平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只能推王克敏出來領頭。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獻贖於南京的「維新政府」，班底更慘，為首的祇是段祺瑞臨時執政政府秘書長梁鴻志。

杜先生的「賑濟工作」，隨後更擴大範圍，繼續爭取，從退休政客起，他還拉散了駐滬日軍在上海演出的「市民協會」，二十一位委員中如王鴻敬、榮宗敬、周文瑞等等，有的被他勸來香港，有的經他安排出遊，避過風頭，有的由他掩護，躲在租界硬不露面，東洋人陣容排出，人找不到，當他們偵悉這又是杜先生的傑作，簡直把杜恨得牙癢癢的，却是拿杜先生莫可奈何。

從爭取日方亟欲利用的人物，再擴充為接濟陷身敵區、處境艱困的前清遺老、北府官員、社會名流、文人學者，能來的，替他們安排秘密南下，不能來的話，遣人按月送一點錢去，使他們安定生活，身在陷區而嚮往中央，以抗拒頑敵的威逼利誘。

花用的是中央撥給的經費，宣揚的是最高領袖的德意，居間供應，嘉惠四方，陷區各地逃來香港的耆彥名流、工商巨子，杜先生或則作居停，或則為東道。尤其是他設法營救出來的那一批批大好佬，衣食住行，杜先生一力肩承，想轉赴內地，便為之安排路線，送上旅程，抵步以後尤且派人照料，絕對負責到底。其餘希望留在香港

的，更爲之租賃房屋，供給薪水，務使其各遂所願，生活粗安。

漸漸的朋友越交越多，舊侶越聚越衆，從此柯士甸道杜公館，車水馬龍，門庭若市，依舊和在上海時期一樣的熱鬧風光。

爲了便於治事會客，杜先生在香港告羅士打飯店，開了705號這個長房間，請翁左青、胡毅五兩位秘書前往坐鎮，這一個長房間一直維持到香港淪陷，由於杜月笙每天下午回過中覺便要過來這邊，然後到吃晚飯前回去，因此這裏便成爲海派人物、各地名流的磨集之地，影響所及，設於八樓的告羅士打咖啡座，也就成了杜月笙的大會客廳，生意因之大有起色，譬如王嘸籟和林康侯，幾乎是每天必來久坐的常客。

編

輯

報

告

可能下水當漢奸的拖了他們來，已經變了節的尤須加以制裁，在這種情形之下，上海的鐵血鋤奸運動，也就驚天地、泣鬼神的展開。

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廣州失陷，同月二十五日國軍撤離武漢，於是香港的地位驟形重要。日方、偽組織的諜報人員在香港開始大肆活動，而我方自廣州以至上海、天津、東北，乃至海防、曼谷、新嘉坡、菲律賓，所有的情報聯絡，均將以香港爲中心。

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派出最幹練的青年軍官王新衡先生擔任香港區區長。

王新衡立刻和杜先生切取得聯絡，迅即成爲杜公館座上常客，晨夕相見，籌商大計。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滬戰初起時，杜先生在

長，將分四期刊完。

△名女作家褚問鵠女士，民初畢業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曾任十八軍中校編輯主任、軍委會委員長行轅上校秘書、廣東省政府參議等職，她的往事漫談第一部「花落春猶在」自本期起由本誌連載，褚女士自她的家世、童年寫起，憶述民初求學任教的經過，在幽默風趣之中，寓有至理，值得細讀。

△外交部參事丁慰慈先生的「吳稚暉西南行」寫民國二十四年吳敬恆稚暉先生訪問川滇黔，代表中央宣慰西南父老的往事，前輩風範

上海所有的弟兄羣衆，絕大多數都參加了忠義救國軍，戴笠將軍掌握了這支部隊，在上海淪陷前後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忠義救國軍從事掩護撤退工作以後，犧牲了一小部份，另一部份精銳撤退到安徽祁門縣的匯口鎮，由俞作柏將軍接替劉志陸的總指揮職務，從事整編和訓練。

大部份忠義救國軍官兵經由法租界化整爲零，這原本是戰時徵調人員執行臨時任務，放下槍桿換上便裝各人也就回家，但是還有一批跟杜先生直接相關，剝悍善戰，殺人不眨眼的浦東好漢，他們成軍以後不願意解散，他們保持一支武力，留在浦東家鄉打游擊，這一支武力是杜月笙先生人在香港，都可以遙遙掌握和指揮的。（下期續完）

，躍然紙上，歷歷如繪，是一篇備極珍貴的大好文章。

△謝康教授的懷昔憶往之作，久已膾炙人口，值得一讀再讀，這一期他爲本誌寫「回憶馬君武先生」深刻生動，令人有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之感。

△包輯庭先生的「記富連成科班人物」刻劃了國劇史上富連成社重要人物的經歷和事蹟，也提供了許多珍貴的史料，全文將分三期刊完，敬請讀者期待。

△國民大會代表羅甸服先生的「記祝紹周將軍」對於抗戰名將祝紹周講武從政有抽絲剝繭，鞭辟入裏的報導與分析，是一篇上乘之選的傳記作品。

△總統府秘書長鄭彥棻教授爲悼念吳康先生之逝，在百忙中撥冗握管寫了「學不厭教不倦的哲人吳康先生」，交由本誌發表，情文並茂，紀述綦詳，是一篇難能可貴的懷舊憶往好文章。

△民國四十七年至五十一年在金門服役現已退休的海軍備役少將劉本欽將軍爲本誌所寫的「憶戍金門」，自本期起隆重推出，劉將軍憶述「八二三」炮戰期中國軍將士所表現的愛國精神，大無畏的勇氣，在令人興奮鼓舞的字裏行間，也有輕鬆雋永的插曲，全文較